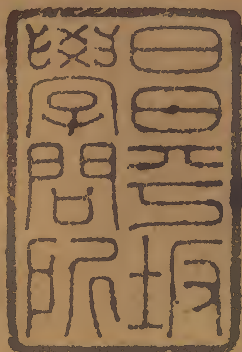


# 冊府元龜

三百二十八之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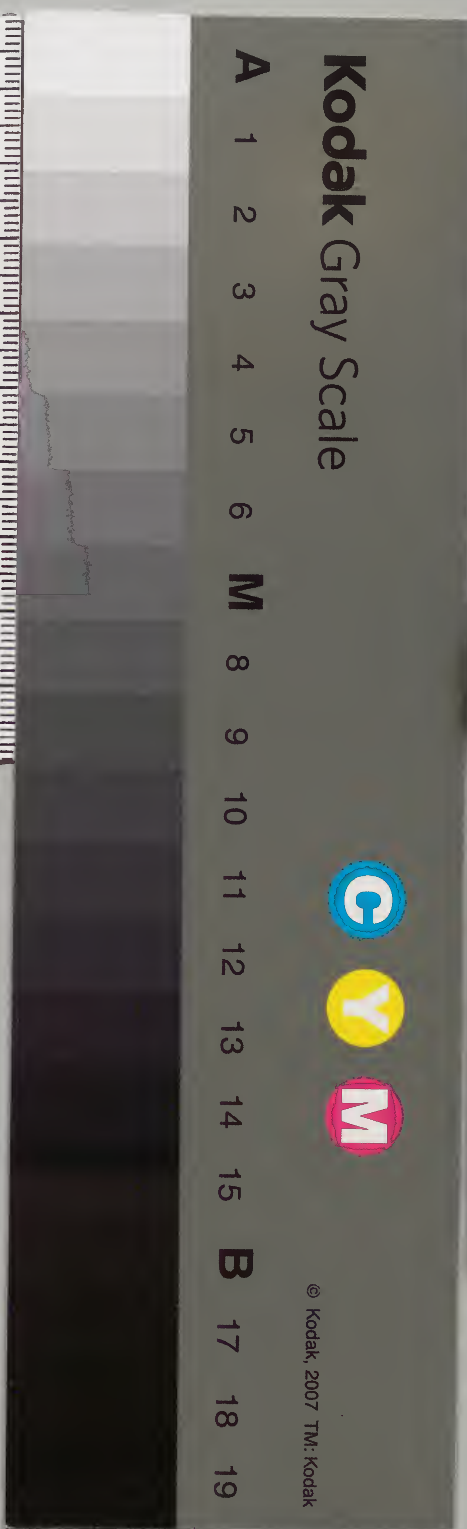
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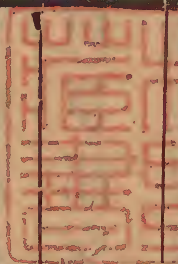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一	五	五
〇	〇	二	四
〇	〇	六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五	五	漢
〇	〇	三	書
〇	〇	四	
〇	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99)		
函號	365	6	



冊府元龜



漢章文庫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諫諍第四

唐桓彥範神龍初爲侍郎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嬉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

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豫聞政事臣愚  
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  
致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  
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繇是古人譬以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豫  
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  
社稷爲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豫  
外朝專在中宮聿脩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  
曰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  
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闈撓亂時政陛下又輕騎

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媢黷有虧尊嚴臣嘗聞興化致  
理必繇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  
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範之罪不殊於  
此也若不懲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伏願  
天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勅授方術人鄭普  
思祕書監葉淨能國子祭酒彥範若言其不可帝曰  
旣要用之無容便止彥範又對曰陛下自龍飛寶位  
處下制云軍國政化並依貞觀之事昔貞觀中嘗以  
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  
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足以比蹤前烈臣恐物

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惟陛下少加慎擇帝竟不

蕭至忠神龍初爲中書令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付制獄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廟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爲太

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構虛中宗深納其言而止景龍中上疏陳時政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爲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脩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繇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爲粉飾苟得是務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爲私用則公議不得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

門開而正言路塞檢人遞進君子道消日消月浚卒見凋弊者爲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官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必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則至公之道不虧私恩之情無替良吏直筆將爲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纖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歛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

而官爲匪人欲求其理實亦難遂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遊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祿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察是式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韞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不任其才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易張之道貴惜爵賞審量才識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雅于樞近退小人于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無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

居外職者非直抑疆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肯擇賢才  
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尊先聖特降明勅令宰相以  
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  
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乂安疏奏不納

張說光天二年為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冬為滌寒胡  
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  
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  
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  
朝謁所望節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  
焉知無駒支之辨繇余之賢哉且滌寒胡戲未聞典

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  
禮褻類齊優恐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拆衝之道願擇  
芻言特罷此戲玄宗納之自是此戲乃絕

宋璟開元初為侍中時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李及  
將築墳餃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  
諶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頲請一依禮式帝  
初從之翼日又命准孝諶舊例璟等上言曰夫儉德  
之恭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誠厚葬實君子所非  
古者墓而不墳蓋此道也凡人子於衰迷之際則不  
以禮制為思故周孔設齊斬總免之差衣衾棺槨之

度賢者俯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  
分區圖史所載衆人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  
至孝要道也中宮若以爲言則此理故可敦諭在外  
或云竇太尉墳甚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日無極言  
者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嘗式貞觀中文德皇后  
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一同長公主魏徵諫  
云皇帝之姑姊妹爲長公主皇帝之女爲公主既有  
長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  
故事云群臣欲封皇子爲王帝曰朕子豈敢與先帝  
子等時太宗嘉納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

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  
位擅作鄴陵禍不旋踵爲天下笑則犯顏逆耳阿意  
順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恐今之所載豫作紀綱情旣  
無窮故爲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所  
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間人  
迺以奢靡相高不將禮儀爲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  
之榮金穴玉衣之資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  
無人百事皆出於官一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  
已屢以上聞諒欲成朝廷之政崇國母之德化浹寰  
區穀光竹素倘中宮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苦違卽准



令一品合陪陵塋者墳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降勅將同陪陵之例卽極是高下得宜帝謂璟等曰朕每事嘗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齎綵練四百匹分賜之

張鎬至德中平章事時有供奉僧內置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嚴于禁外鎬知之奏曰臣聞天子脩福當在安養含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也肅宗甚

然之

張鑑建中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故尚父郭子儀子縉太僕卿趙縱家奴當千發縱陰事縱下御史當千下於內侍省於是鑑上疏諫曰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其主者皆不須受便令斬決繇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旣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代難改欲全其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





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鷄得罪因婢愚賤之輩  
悖慢成風主反用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莫能斷決  
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准闔境律諸奴婢告主  
非謀叛已上者同首法並准律處分自此奴婢復順  
獄訴稍息今趙縱事非叛逆奴實奸兇奴在禁中縱  
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  
人臣之位莫高於尚父歿身未幾墳土僅乾兩聳前  
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  
經數旬連罪三聳錄勲念舊猶或可容况在科程本  
宜有免陛下方討群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

息望於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詔始行一  
朝背違不與衆守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  
無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  
輔弼斯事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於是  
帝以縱所告雖重左貶而已當千杖殺之鎡乃令召  
子儀家僅數百人以死奴示之

姜公輔興元初爲諫議大夫平章事從德宗至梁州  
唐安公主卒帝憐而厚葬之公輔諫以爲不久克復  
京師必將遷主喪以歸今方蒙塵于外兵士闕乏不  
如薄葬帝不納

權德輿元和初平章事時運糧使董溪于臯暮盜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之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用兵時領糧料供兵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嘗敢負恩私恣其賊犯使之萬死不足塞責弘寬大之典流竄太輕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踈畧相詔令以下四方聞知不書明刑有此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諭伏以自陛下臨御以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同符萬方之人沐浴皇澤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卽人各懼法人各謹身臣誠知其罪

不容誅又是已過之事不合論辨上煩聖聽伏以陛下德聖天姿度越前古頃所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伏慮他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鞠審定罪名或致之極法或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其心巍巍聖朝事體非細臣每於延英奏對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聖明感涕自賀况以愚滯朴訥聖鑒所知伏唯怨臣迂踈察臣丹懇

李吉甫元和中平章事京兆尹元義方奏故永昌公主准禮合起祠堂請其制度初貞元中義陽義章二公主墓所皆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費當數千金至是

監護使啓其制憲宗時令義方減舊制之半吉甫奏曰伏以永昌公主稚年夭枉舉代同悲况於聖情固所鍾念然陛下猶減制造之半示折中之規昭儉訓人實越今古竊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蓋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聞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時欲爲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則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欲起祠堂恐不如置墓戶以充守奏從之

李絳元和中平章事憲宗謂宰臣曰朕讀聖祖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及天保衰亂事出一主而興替頓殊何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潘邸嘗蒞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御之始得姚崇宋璟任之二臣者皆忠正上才動以致君堯舜爲心玄宗亦乘思理之初勵精聽納故當時賢能在位左右前後皆尚直誠是以君臣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以後泊于天寶李林甫楊國忠爲相專引柔佞之人居于要劇苟媚於上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奸臣說以興利武士

說以開邊天下擾動奸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天下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導縱逸生驕致之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厖戶凋耗府貨空虛皆繇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係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舊史垂意精贖鑒于化源實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慶悅伏望每以旣往得失用爲元龜擇善去弊必臻至理帝深然之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從諫官疏絳曰居嘗相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卽推

與諫官可乎遂極疏論奏翼日延英帝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此事此是教坊罪過不喻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工樂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事朕今已科罰其所取人並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過失

崔群元和未平章事憲宗嘗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初銳意求理至十五六年則似稍懈至開元末又似不及中年其故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生長

人間身經屯難故卽位之初知人疾苦躬恤庶政有  
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張嘉貞李元紘杜  
暹韓休張九齡皆孜孜守正以故稱理其後承平日  
久安於逸樂漸遠正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媚  
上心李林甫以姦邪惑上志而終之以揚國忠故及  
於亂今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是乃社  
稷無疆之福也時皇甫鎛以譖刻欺弊在相位故群  
以是詞諷焉

李程長慶末平章事敬宗卽位帝旣富有春秋畋獵  
之暇好治宮室嘗命爲別殿以新晏遊及庀徒藏事  
功用至廣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  
下况諒陰之內豈宜興作願陛下悉以見在瓦木及  
工役之費迴奉陵寢乃勅度支所進脩造屋宇木石  
一物以上宜付山陵收管仍令般送陵所便充造作  
程兼請置侍讀學士帝皆嘉納

李逢吉寶曆中平章事敬宗自臨御以來嘗欲東幸  
宰相及諸大臣等無不切諫而帝意益堅嘗正色謂  
宰臣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等悉令內備糗糧  
必不擾百姓逢吉等頓首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况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

存巡省遊幸固有嘗典但陛下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令費用絕廣亦須使豐儉合宜豈得自備糗糧以失大體臣等所以爲不可者祇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切恐人心搖動伏乞陛下上爲宗廟下爲庶人稍迴聖慮則天下幸甚非唯臣等幸甚上竟不聽乃命員外郎盧貞檢計人情大擾維中居第及物價頓貴數百倍執事相繼獻疏亦並不省朝廷方憂恐之次裴度自興元入相因別對具奏云國家建立都邑蓋備巡遊然自艱難以來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宇悉已荒

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緩緩脩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上曰群臣皆云不合去若如卿言卽不去亦得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人助脩東都宰臣因之復諫乃罷

裴度寶曆中平章事以敬宗坐朝稍稀上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遍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直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懼今自兩月以來入閣及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諮稟睿謀者有所壅滯陛下稍示憂勤乘涼數座廣加延問使得盡誠俄又以帝坐朝稍晚疏曰伏以願養聖躬

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惟和萬壽可保謹按道書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陽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幾每欲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之間則當炎赫之際雖日昃忘食不憚其勞仰瞻旒宸亦以煩熱臣等已曾陳論竊望聽納不勝懇迫之至

鄭覃開成初平章事文宗因與宰臣論詩句工拙覃諫曰臣聞詩者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厥後以五字爲句起於降將之篇皆斐然狂簡未得聖裁不足爲

帝王耽翫夫小雅大雅或美或刺皆國人所作非帝王自爲是以王者採詩考其風俗不當劾國人之言志也故陳后主隋煬帝皆工章句不知王業大端願陛下不取也

李德裕大中平章事時文宗欲以李訓爲諫官德裕諫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跡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文宗曰人誰無過俟其後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議訓天性姦邪無後改之理帝乃顧王涯商量所與一官乃授四門助教

後唐盧文紀清泰初平章事上疏諫曰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揚於直道無功受祿周書譏諷於曠官敢因災沴之時輒貢傾輸之懇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多故人事則兵喪禍亂天時則水旱虫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災作福則生靈受弊宗社何依今則區宇甫安人神胥悅但以自夏愆陽及秋霖雨雖勞聖力過切閔傷益屬當否數之辰尤費消禳之力雖民斯鮮福亦天道使然爲君之難實見於此臣聞沉潜剛克高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異上下和平君臣訢合臣思德宗初置學士本

不以文翰是供蓋獻納論思朝夕延問至於給諫遺補之職是日諫官曰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望陛下聽政之餘時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俾獻諫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効書云又時賜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係於君德臣請嚴禋於宗廟社稷精禱於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肖除寇盜恤憐癯瘠刑章明舉選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王道砥平無偏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興四年以前勅命繁碎者請重選擇如新勅不及舊章便請却依前代如舊章不如新勅便釐革施行倘不阻於奏陳庶漸臻於理



體詔曰盧文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動惟稽古言必  
爲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事君之節  
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時事而先於  
條貫請宣學士兼召諫臣言陰陽序理之端人事調  
和之本又嚴脩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潔  
所云進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惇嫠雖責在朕  
躬亦資於調燮刑法舒慘宜令太理寺御史臺明甚  
詳讞勿至寃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  
所異得人新舊制勅宜令御史臺與三司官負詳擇  
以聞

周馮道初仕後唐明宗時平章事長興初帝御中興  
殿道奏曰陛下官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然則御  
馬涉歷山險萬一馬足蹉跌則貽陛下之憂臣聞千  
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彼千金百金  
之微細尚猶惜其身保其產而况富有四海貴爲天  
子自輕於彼千金百金之子哉願陛下居安慮危動  
存戒慎上歛容謝之退令小黃門至中書勅道錄奏  
所劄垂堂語道因証其說以聞四年帝對宰臣曰諸  
州鎮數上言有螟蝗民力尚貧將來何以得濟道奏  
曰天災流行古今嘗所不免自陛下臨御八年七年

豐稔今歲聖躬違裕歲亦微災乃知九州四海民之  
 消長繫陛下一人之運也雖然歲小饑不足煩聖慮  
 所願王裕和平生靈慶賴乞陛下寢膳之間動留調  
 衛道因指御前菓食曰如食桃不康翼日見李而思  
 戒可也禮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陛下幸思而  
 戒之初帝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道不敢斥言因奏  
 專風悟帝意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問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任職兼領

奉使

任職

夫百器周用陶甄之工也六川攸濟舟楫之利也是  
 知寅亮衮職財成景化民具爾瞻其任重矣中古而  
 下賢英間作乃有敷五教叙九功撫四夷親百姓總

緝綱領彌縫闕漏致主於垂拱濟俗於仁厚非夫體道仁正暢達物理不將迎於去就不吐茹於剛柔靖恭秉直獻替為任苟思自固疇克用又至於參決獄訟執操利病隨時適變允資餘力書曰懋德克勤詩曰不懈于位皆斯之謂也

周周公旦自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及相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牧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皆

說

召公奭成王時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之

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

鄭桓公友幽王時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悅河洛之間人便思之子武公亦為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作緇衣之詩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司徒之秩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昔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

漢蕭何初為漢王丞相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

何常與關中卒輒補闕上以此專任何關中何謹守  
 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  
 霍光昭帝時為大司馬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  
 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  
 奴向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  
 酒榷而議鹽鐵矣

魏相字弱翁宣帝初卽位為丞相帝始親萬機厲精  
 為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相明  
 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既觀國家故事文觀前人  
 所奏便宜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

條漢事與已采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  
 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掾史按事郡國及休  
 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  
 郡或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  
 政帝皆重之

于定國為丞相貢禹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  
言與定國不同

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  
天子皆可定國所言

翟方進為丞相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綠  
 飾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  
 後漢趙熹為衛尉行太尉事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



杜林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

陳寵爲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爲任職相

胡廣字伯始太傅錄尚書性溫柔謹素嘗遜言恭色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氣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揚秉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

獄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乘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侯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兼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千餘人或死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灌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

計吏無復留拜者

劉矩延熹四年為太尉與司空黃瓊司徒种暠同心

輔政號為賢相

王允初平元年為司徒會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歛

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

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

允有功焉

蜀諸葛亮為丞相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

治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吳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

能所任心無適莫

滕喬與諸葛恪俱輔政恪伐魏以喬為都下督掌統

留事喬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一云喬寵任彌高接

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晉裴秀為司空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

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

李喬為尚書令武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喬為

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

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怛然

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

不舍夙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繇是朝野注心咸日  
賢相又隱實戶口科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

宋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  
之望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

南齊褚淵爲司徒尚書令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  
從納禮遇甚重

梁何敬容大同中爲尚書令侍郎參掌朝政機密敬  
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  
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  
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

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

北齊白建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多才  
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爲重建與唐邕俱以典  
職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年臨幸徵詔  
差科責成州郡大藩寮位爰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  
無暇

唐邕爲尚書令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  
兵機是時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  
及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  
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支取

舍大有裨益  
楊愔為左僕射徙尚書令愔居端揆擢綜機衡千端  
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已後文宣喪德維持營救實  
有賴焉

隋高頴為僕射與納言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  
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

虞世基為內史侍郎煬帝重其才親禮愈厚專典機  
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  
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  
表奏日有數百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

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勅書日且百緝無所  
遺謬其精密如是

唐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既摠百司履恭夙夜盡心  
竭節不欲一物失所明達吏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  
在寬平

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  
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

岑文本為中書令征遼之役凡所支度一皆委之糧  
運甲兵並自料配筭不去手文簿盈前寄深慮遠神  
用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





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俄遇暴疾須臾而卒

侯君集為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君集綜衡流定考課出為將領入豫許謨有當時之譽

杜淹為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當塗用事法令明肅為人所稱

郭正一為平章事又在中書明習舊事凡有制勅多出其手當時號為稱職

姚崇為中書令宋璟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崇及璟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必中朝綱克舉又選補

平允委用廉吏權門請託無所復行時議以為復貞

觀永徽之政也景雲二年出崇為申州刺史璟為楚州刺史常安石為侍中自是之後安石與李日知用

事官僚繁冗綱紀不振時議思姚宋焉先天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

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于吏道斷割不滯

張嘉貞為中書令敏決敏速善於敷奏崔祐甫大曆末為相謀猷啟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為

可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

楊炎建中初爲相出內庫錢帛付之有司以制國用  
行兩稅法救時之弊頗有嘉聲  
趙退翁貞元中與賈耽盧邁二人爲相耽邁各有故  
退翁獨對延英開陳理體言求賢審官等數事德宗  
嘉納其言自是特蒙恩顧  
陸贄貞元中爲相精於吏事參酌裁斷不失錙銖政  
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  
之  
裴相作相請旌別淑慝杜塞蹊徑齊整法度考課吏  
理帝皆垂意聽納

李吉甫元和中自淮南節度使再入相請減省職員  
並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外官俸料時以爲當  
李石開成初與鄭覃同平章事三月中因奏事於紫  
宸殿時方之雨文宗曰麥苗得未損否石曰春澤之  
時亦未至損自赦書頒行遠近皆已來賀未見有依  
節文處置事上聞者臣卽進條目伏望省覽比者下  
令不曾及時今條奏赦書中十一件事最切臣欲提  
舉令其必行鄭覃曰朝廷法久不行殊宜惕厲石曰  
度支每年有十人合有得官臣悉令各守公事留其  
舊人就加酬獎十年間免一百人入任

後唐任圜拜平章事判三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百官俸入爰為孔讓減折以廷臣為國家之羽儀故優假班行禁其虛佞欲致恭於儒道朞月之內庫府充贍朝廷脩葺軍民咸足憂國如家

晉桑維翰為侍中兩朝秉政出上將揚光遠景延廣俱為州守又掌一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漢蘇逢吉自河東節度判官拜平章事從高祖至汴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為已任參決處置並出胷臆雖有當否而事無留滯

王章隱帝初平章事居無何蒲雍岐三鎮判是時契丹犯闕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克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為

兼領

夫兼領之職出於人主之意初無定制或以司徒領著作或以僕射領太子太傅或領使或遙領或兼知或兼判云

石苞為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武帝詔苞督察州郡播殖若宜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聽

取主管更練事業者

張華為司空領著作

荀顛為侍中太尉武帝詔曰顛温恭忠允志行純備

博古洽聞耆艾不怠其以公兼太子太傅侍中太尉

如故

荀組為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

賈充為太尉行太子太保

魏舒為司徒署交州中正

劉寔為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

石鑒為司空領太子太傅

南齊王儉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

尋遷左僕射領太子詹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

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七年改領中書兼參選

事

唐長孫無忌為司徒太宗貞觀十七年四月立皇太

子加無忌太子太師兼檢校侍中

房喬為司空貞觀十七年四月立皇太子加喬太子

太傅同中書門下三品

崔湜中宗景龍中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與吏部尚書

侍郎鄭愔同知選事

丹元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開元十年四月己亥勅曰朔方之地雍州之域密邇關輔是稱河塞頃者胡孽爲寇擾其居人王師有征戎事斯大戍役之弊邊畔旣勤雖妖醜底清而政理未洽不有經制曷云昭蘇且和衆爲武者所以詰姦慝總軍命將者所以訓甲兵匪夫大賢孰允茲任兵部尚書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張說天與明秀自然才傑光備九德弘宣七政爰掌邦理實爲國禎謀而必忠言則無隱寅亮之美用熙帝載談笑之餘更陳戎備所謂善行樽俎事立封疆宜以上台之尊遙統中軍之任可持節兼知朔方軍節度大使餘如故

李林甫爲中書令開元二十五年秋兼河西隴右兩道節度使遥制政焉天寶十載加右相朔方節度等使詔曰經邦論道允屬於賢才保大定功聿求于長策不有兼領孰張寵賢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崇玄館太學士集賢院學士太清太微宮使脩國史上柱國晉國公林甫器惟國楨材乃人範文標楷式學究精微沃啓之誠罄嘉猷於造膝清貞之節盡公心於匪躬自登于三事式是百辟具瞻惟允茂績居多任總廟堂旣贊雍熙之化智高帷幄更

資決勝之謀宜因公輔之重兼受元戎之寄可兼安  
北副大都督持節朔方節度關內度支營田鹽池押  
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節度管内軍  
郡採訪處置等使餘並如故時河西節度安思順權  
知朔方事帝重其任故特委宰臣俾遙領之  
楊國忠代李林甫爲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  
士太清宮太微官使判度支劍南節度山南西道採  
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使並如故  
牛仙客爲侍中持節朔方節度等副大使開元二十  
六年兼持節河東持節度副大使

蕭嵩初爲河西節度使邊境獲安後遷中書令集賢  
殿學士知院事兼脩國史加金紫光祿大夫常帶河  
西節度遙領之

陳希烈爲左相天寶十二載十二月詔曰國之載籍  
政之本源故藏於蓬山緘以芸閣者以爲義府之代  
暮三五以還皆率茲道也故每加求購異補逸遺四  
部名目悉索而來七略條流兼該頗盡豈直羽陵之  
蠹簡汲冢之殘編如聞頃者以來不存勾當或詮次  
失序或鉤枝涉踈或擅取借人或潛將入已因循斯  
久散失遂多思革前弊允資盛德宜令左相兼武部

尚書陳希烈充監秘書令省圖書爰假丹青之餘以振鈇黃之美則金華侍講足繼寵于班伯石渠司籍方嗣徽於劉向至公之選可不務乎

張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肅宗至德中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乃命兼河南道節度使持節都統河南淮南等諸軍事

第五琦乾元二年以戶部侍郎平章事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淮南館驛等使

劉晏代宗寶應二年以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

杜祐為檢校司空平章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三月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

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憲宗元和二年八月詔兼判戶部侍郎事

王播穆宗長慶元年七月以刑部尚書領鹽鐵轉運等使十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領使如故文宗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

裴度敬宗寶曆二年八月以司空平章事判度支

孔緯為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

僖宗光啟三年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至昭宗龍紀元

年自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加守司空太清宮使

弘文館太學士延資庫使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杜讓能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昭宗龍紀六年

加左僕射判度支大順二年加延資庫使諸道鹽鐵

轉運等使

張濬為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平章事龍紀元年判戶

部事

劉崇望為中書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大順二年進

位門下侍郎判度支事

崔昭緯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大順二年兼判戶部事

又加右僕射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鄭延昌為戶部尚書大順二年以中書侍郎平章事

判度支事

韋昭度特進行左僕射景福二年為司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弘文館太學士太清宮延資庫使

徐孝若為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

史乾寧二年制勅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

宮使奉太廟等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



九乃元... 兼領

鹽鐵轉運等使

王搏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戶部尚書門下侍郎

脩國史判度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禮部尚書集賢殿大

學士判戶部事

陸宸為戶部侍郎平章事乾寧三年加中書侍郎兼

判戶部事

裴樞為吏部侍郎光化三年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判戶部天祐元年加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獨孤損為戶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天祐元年兼

判度支

柳璨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祐六年兼判戶部事

梁薛貽矩太祖開平三年九月為門下侍郎平章事

判建昌宮

于兢乾化二年五月以門下侍郎平章判建昌宮事

後唐郭崇韜莊宗同光元年十月以侍中樞密使兼

領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真定

尹

崔恂明宗天成三年正月己未中書門下奏國子祭

酒闕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

十六

經天緯地莫如文戡定禍亂莫如武武不可不講文不可不脩况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兼判國子祭酒事如蒙允許望內賜處分奉勅令崔協兼判

張延朗末帝清泰二年白雄武軍節度使授吏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晉劉昫初仕後唐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清泰初兼判三司

周范質為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溥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顯德六年六月以質溥並參

知樞密院事

奉使

夫承君命以使四方其選亦重矣至或事繫安危時有緩急雖復公輔之貴股肱攸屬亦必奉辭于役宣達王命至於省問風俗宣布德澤綏懷亡叛撫慰災沴巡勞屯戍協和戎虜皆政之大者率以倚成春秋傳曰天下之幸通于四海是之謂也

後漢馬日磾為太傅獻帝西都使日磾撫慰天下以太僕趙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

蜀費禘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後主延熙八年十二月  
 至漢中行圍守九年六月還成都  
 隋裴矩為黃門侍郎叅預朝政令往張掖引致西蕃  
 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煬帝有事于北嶽咸來助祭  
 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  
 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  
 唐裴寂為右僕射高祖武德元年詔巡京城以西詣  
 彼門閭見其耆老觀省風俗廉察吏民乏絕之徒量  
 加賑給如有寃滯並為伸理高年疾病就致束帛三  
 年五月遣寂犒旋師於蒲州

李靖為尚書左僕射太宗貞觀八年為畿內道大使  
 伺察風俗

劉仁軌為右相高宗乾封三年為熊津道安撫大使  
 來常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儀鳳元年十二  
 月詔常為河南道大使申理寃屈賑貸乏絕

薛元超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儀鳳元年十  
 二月詔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分道巡撫

婁師德為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壽二年  
 則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卿須不憚  
 劬勞更充使檢校乃以為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

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神功元年拜納言又充  
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河西營田事

狄仁傑為檢校納言兼御史大夫聖曆元年十月奉  
命安撫河北諸州遭賊之處

陸象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明皇開元八年出為劍  
南道按察使

常見素為左相天寶末玄宗在蜀遣見素與宰臣房  
瑁崔渙使靈武送冊書傳位於太子

崔渙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肅宗至德元年十二月奉  
詔宣慰江南仍補署官吏兼知選舉

裴遵慶為黃門侍郎平章事廣德初僕固懷恩阻兵  
汾上指中官為嗣代宗以遵慶忠純特遣往汾州宣

慰宣慰使

蕭復建中未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時盧杞對德宗前  
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目盧杞之詞不正帝愕然大

驚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淮山南道宣  
撫安慰興元二年正月改門下侍郎依前平章事充

宣撫宣慰使

袁滋憲宗元和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會常臯歿劉  
闢擁兵自擅命滋持節安撫

裴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二年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刑部侍郎馬總副之周馮道初仕晉高祖爲首相天福二年虜遣使加徽號於高祖高祖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御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高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不可之有將達西樓虜長欲自出迎道虜之群僚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殊俗也如此王峻爲樞密使廣順三年正月辛未太祖御便殿顧

謂侍臣曰去歲霖潦爲災河隄決壞今大興功役分命使臣此時計務從經久一勞永逸以息吾民宜得幹才往彼規畫峻對曰興作事大臣欲自往區分太祖曰此上功之事不勞大臣峻堅請卽途從之及辭賜襲衣金帶綵絹二千疋楚軍指揮使何徽史暉各領龍捷虎捷兩指揮兵士從行頒賜袍帛有差壬申峻進發百官班送於金義門外群官祖帳甚盛李穀爲司空平章事顯德元年三月壬午治河堤迴見先是河水自揚劉北至博州界一百二十里連歲潰東岸而爲泝者十有二焉復滙爲大澤瀰漫數百

里又東北壞石堤而出注齊棣淄青至于海澨壞民  
廬舍占民良田殆不可勝計流民但收野稗捕魚而  
食朝廷連年命使視之無敢議其功者世宗嗟東民  
之病故命輔相親督其事凡役徒六萬三十日罷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三十九

奉使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退讓

劉向有言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傳曰群  
后德讓是知讓之為德也至矣矧廊廟之上輔弼之  
職佐佑天子燮理陰陽外撫四夷內安百姓其為任  
也重矣而有副茲具瞻允膺登用乃能勵貞退之節

崇謙挹之風或推功以相先或舉德以自代發於誠  
慈益非矯飾固足以激奔競之風懲貪冒之黨與天  
賜在梁而濡翼負且乘而致寇興積薪之歎思五鼎  
之食者不可同年而語也

舜既即帝位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

也訪群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

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兪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司辭

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帝曰兪咨禹汝平水

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禹拜稽首

讓於稷契暨皋陶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也帝曰兪汝

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勅使往宅百揆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

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共謂供其識專垂

拜稽首讓于夔折暨伯與及折伯與三臣名帝曰兪往哉汝

諧汝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上

山下謂澤若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帝曰兪咨益汝作朕

虞虞掌山澤之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

諧朱虎熊羆四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愷之中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

三禮兪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各姜姓帝曰兪咨伯汝作

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義

與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帝曰兪

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

漢陳平為右丞相事惠帝及呂太后終平與太尉周

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文帝立舉以為相舉猶皆也文帝以平

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

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恠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

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

是乃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臣欽若等曰秦漢以前尚右

徙為左丞相位第二

周勃為右丞相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誅諸呂立

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

身矣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去則禍及矣勃懼亦自

危乃謝請歸相印帝許之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

方憲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

主填撫國家使人繇臣子之道繇從也今諸侯有畔逆

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稱副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

上書曰臣聞天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

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



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悌監三王建

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

以屬百姓勸賢才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言未嘗從軍旅

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

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不副其任也加其負薪之疾恐先

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

者路帝報曰君不幸懼霜露之疾何恙不已罹遭也恙憂也

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乃上書歸疾乞骸骨是彭朕之不德

也今事少間言行空際也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賜醫藥

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石慶為丞相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

者四十萬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適讀日謫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

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鑕上不

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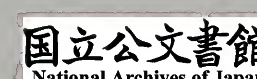
公孫賀武帝時代石慶為丞相初引拜不受印綬頃

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材官誠不任宰

相帝與左右見賀悲哀感慟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

肯起帝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

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張安世為車騎將軍霍光薨後御史大夫魏相上封  
 事言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宣帝亦欲用之安世聞  
 旨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  
 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  
 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衰以全老臣之  
 命財與帝笑曰君言大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言君尚不  
可誰更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領  
 尚書事其子延壽為光祿勳領宿衛臣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宣帝以為北  
 地太守歲餘帝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

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  
 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  
 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也  
 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邛感恨薄朕忘故  
薄猶謙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  
 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  
 匡衡元帝時為丞相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  
 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  
 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其黨與於是司  
 隸較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

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  
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  
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無  
劾衡慙懼上䟽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  
邛綬帝報書不許因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默默  
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帝輒以  
詔書慰撫不許

張禹為給事中領尚書事時成帝舅平陽侯王鳳為  
大將軍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上書  
乞骸骨避鳳帝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幾懼失其中

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

雅素欲避流言雅素故也謂師傳故舊之恩朕無聞焉不聞有毀短之言

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

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饗侍醫視疾使者臨

問侍醫侍太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為丞相封

安昌侯為相六年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帝加優

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

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

百戶

朱博哀帝時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



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臣獨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許焉

孔光哀帝時以丞相封博山侯後益封凡食邑萬一

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第一

平當哀帝時為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

侯明年春帝使使者召欲封當

冬月非封侯時故當且先賜爵關內侯

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邛為子孫

耶當日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邛還卧家

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

帝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

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

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

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

卒

後漢李通光武時為大司空性謙恭嘗欲避權勢素

有消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

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病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

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竇融光武建武中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

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體貌辭氣卑恭已甚帝

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  
 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  
 十五賢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  
 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  
 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王國哉因復請  
 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  
 左右傳出它日朝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  
 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融不敢重陳請

伏恭明帝時為司空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  
 千石奉以終身

鄧彪章帝元和初為太傅錄尚書事及竇氏誅以老  
 病上還樞機要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

第五倫章帝時為司空連以老病上疏乞身賜策罷  
 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宅一區後數年  
 卒

張酺和帝永元中為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  
 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  
 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  
 門勅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

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偃僂

勿露所勅誦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

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

張禹殤帝時為太傅錄尚書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

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

明年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封侯

禹封安鄉侯食千二百戶

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

骨更拜太尉

劉愷安帝時為司徒視事五歲稱病上書致仕有詔

復許焉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復拜太尉

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

黃瓊桓帝延熹元年為太尉以日食免明年梁冀誅

瓊復拜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邠

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

陳蕃延熹八年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

臣不如太嘗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

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寶

后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靈帝即位寶太后復

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

雅所歎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美德

冠本朝謬諤之操華首稱固今封番高陽侯食邑三百戶蕃疏讓曰使者卽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爲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熟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宅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之行切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灾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實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魏王朗文帝黃初中爲司空時鵜鵠集靈芝池詔公

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

華歆黃初中爲太尉病乞退讓位於管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嘗侍繆襲奉詔喻旨曰朕新蒞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周公伊尹則不然潔

身狗節嘗人爲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  
 予一人將立席几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  
 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  
 衛臻明帝時爲司徒齊王卽位後固乞遜位詔曰昔  
 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願神不忘楚事謹言嘉謀  
 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

徐邈以光祿大夫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  
 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蔣濟齊王時爲太尉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雒水浮  
 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

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  
 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  
 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  
 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  
 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繇此而廢固辭不  
 許

盧毓高貴鄉公時爲司空毓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  
 祿大夫王觀司隸較尉王祥詔使使者卽授印綬進  
 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

王觀爲僕射嘗道鄉公卽位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



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卽綬輒自輿歸里舍  
晉王祥泰始初爲太保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  
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  
鄭袤初仕魏爲光祿大夫景元初因病疾失明雖寢  
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武帝泰始中詔曰光祿  
大夫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  
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今以袤  
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  
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卽綬至於十數袤謂坦曰魏  
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  
曰三公當上應人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  
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  
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

鄭冲武帝泰始初爲太傅冲表乞骸骨優詔不許九  
年冲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  
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  
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  
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  
謂朝之雋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於政道庶事未康  
挹仰耆訓導揚厥象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

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咨謀譬彼  
 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於累載而高讓彌篤至  
 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  
 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  
 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傳  
 在三司之右  
 山濤武帝太康初自尚書僕射拜司徒濤固讓詔曰  
 君年耆德茂國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  
 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  
 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

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  
 上有折足之凶下有滅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  
 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裨佐之勲朕  
 所依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豈  
 宜冲讓以自抑損耶已勅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  
 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  
 衛瓘太康初為司空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  
 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

魏舒太康中為司空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  
 署兖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郗詵與舒書曰公

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卧曲身  
 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  
 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武帝不聽後因正旦  
 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  
 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  
 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叙出贊袞職敷弘五  
 教惠訓播流德音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  
 冲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  
 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  
 李胤太康中爲司徒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勲勞宜

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  
 絕其章表李不得已起視事

劉寔惠帝元康中爲司空遷太嘗轉太傅以老病遜  
 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懷帝卽位復授太  
 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相劉坦上言曰夫堂  
 高級遠至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  
 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長少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  
 優異舊德厲謙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  
 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  
 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

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昂儉而至展哀山陵致  
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  
光飪鼎寶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  
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  
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  
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  
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  
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  
難違今聽君以候菟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  
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咨於君副朕意焉

王衍懷帝時爲太尉尚書令封武陵侯衍辭封不受  
王導成帝時爲太保歲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  
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同故能人倫攸叙萬物獲  
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  
治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  
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勲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  
墜寔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  
寄責宰輔祇增其闕博綜萬幾不可一日有曠公宜  
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畧門下速遣侍中以下  
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

庾亮成帝時遷司空固讓不拜會王導薨徵亮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又固辭成帝許之咸康六年薨追贈太尉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前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直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筭畧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兇疆滅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畧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私自効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

絕存亡衰恨痛貫心膺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

庾冰成帝時為中書監輔政初冰為吳國內史會蘇峻作逆冰行奮武將軍拒峻別率張健走之乘勝赴京師又遣將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勲為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及冰輔政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曩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為時陳力徇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

憲不復必明於往愆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繇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陸玩爲尚書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口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摠括憲臺預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悽悽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但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

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肅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陳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勵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勲庸親賢惟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况天下之人乎今復外衆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宏

冊府元龜 退讓 卷之三百三十一

垣誰不謂允猶不許  
祭謨康帝時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領司徒謨冲讓  
不辟僚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及遷告中司徒上  
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蒙恩忝非據尸素累積而  
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  
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悚戰灼寄顏無所乞垂天  
鑒迴恩改謬以允群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  
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  
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  
固守所執  
冊府元龜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二十四

退讓第二

宋王弘元嘉五年為侍中錄尚書事以旱引咎遜位  
表曰臣聞三才雖殊其政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  
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抑臣又聞台輔之職論道讚  
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以德授受則和氣淳穆寇竊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百三十一

非據則謫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  
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繇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  
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中興宜休徵表祥醴泉悲漏  
而陰陽隔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癘之  
氣弭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  
自畢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  
之以今任正位槐昴統理神州珥貂衣袞摠錄朝端  
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  
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  
但受命之始屬值恃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

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擾聖聽所以儻俛從  
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旣鯨鯢折首西夏  
底定便宜訴其本情上賢謝拙而嘗人偷安日肆一  
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己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  
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憊伏之灾患纏氓庶上缺皇  
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災伏念惶赧五情飛  
散雖曰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  
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望懲戒之章竊懷庶  
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徵  
塞天譴小弭謗言伏願監其所守卽而許之臨啓愧



塞不自宣盡乃降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以  
 彭城王義康處親賢之地私上表曰臣聞異姓為後  
 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  
 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戒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  
 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  
 踰先典居中讚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  
 將軍臣義康微猷淵邈明德彌邵敷政江漢化被荆  
 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且之寄不謀同辭分陝雖  
 重比此為輕臣實空闡階恩踰越俯積素食仰玷盛  
 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不嗣楚子見晒展季

在下臧文貽譏况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  
 能為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顏厚胡寧以處其  
 亾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充民望伏願陛下遠  
 存至公近鑒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惟下臣獲  
 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迴  
 請出臣表逮聞外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詔曰省表  
 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冲旨  
 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猷光  
 茂俾朕獲宸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摠錄固辭  
 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耶深存體國所望

寅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且真還入內輔叅贊機務  
輒敬從所執義康繇是代弘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  
曰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異天鑒公其至誠而奉被  
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鑒仰延優旨顧影慙惶罔識  
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  
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  
愧尤厚况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弘身曷去能補惟  
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  
改蒙寵如舊愚惑自揆泮若無涯臣義康既摠錄百  
揆毗贊盛化忝廁下風諮憑有所內朝細務庶可勉

竭神州任重實難兼該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焉爾推  
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  
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決渙汗  
難反加臣庸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  
攻退不能重繭置米鮮食爲瘠祗畏天威遂復俛仰  
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史役所須不多其餘  
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克請留職僚同事  
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  
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  
令誠訴見其抑奪又詔曰衛軍表如此司徒宜往事

力可順公雅懷割三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  
南齊褚淵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淵  
固辭司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  
宜言勸淵受命終不就太祖遺詔以淵錄尚書事項  
之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憂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  
中王晏口陳武帝帝不許淵又啓曰臣願惟凡薄福  
過灾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慙彥輔旣內懷耿介便  
覺晷刻難持叨職未久首歲便嬰篤疾爾來沉痾頻  
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迴或謂僉議同異此  
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有八叨忝備至

若以疾陳遜豈該聽察摠錄之任江左罕授上隣亞  
台升降紫微今受祿弗辭退絀斯願於臣名器非曰  
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惜  
臣若內飾廉譽外脩謙德此則憲書行劾刑網是嬰  
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存心歸啓以實  
自吝寸陰寔願萬倍堯世昔王弘固請乃於司徒爲  
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曾  
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停造則臣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王儉建元四年爲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永明元年

進號衛將軍叅掌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事儉表解職不許三年郎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徐孝嗣加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歛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叅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辭不受

王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帝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辭之意

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耶

陳顯達明帝時爲太尉嘗侍宴酒後啓帝曰臣年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死特就陛下乞之帝失色曰公醉矣以年禮告退不許

梁謝朓初拜侍中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朓宅醮語盡懽朓固陳本志不許後魏穆亮爲司空及兄罷預穆泰反事亮以府事付

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劾孝文優詔不許還令攝事亮  
頻煩固請久乃許之

北海王祥孝文時行中領軍留守兼督構營之務孝  
文顧命祥爲司空輔政宣武卽位以祥有營構之勤  
增邑一千戶祥以帝居諒闇不受頃之除太傅領司  
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祥固辭詔遣敦勸乃受  
咸陽王禧宣武時爲侍中太尉八座奏增邑千戶帝  
從之禧固辭不受

高陽王雍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旱故再表遜位  
優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

廣陵王羽爲車騎大將軍司州牧宣武覽政引羽入  
內而授司徒羽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疆與今  
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李豫旣轉取之無  
嫌請爲司空帝猶彊焉固辭乃許之

崔光孝明正光二年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領祭  
酒著作司徒京兆王經頻上表以位讓光爲司徒侍  
中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三年進位太保光又固  
辭

楊椿爲太保侍中孝莊帝還宮椿乞歸老詔賜侍中  
朝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

丹元記 退讓二  
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  
乖諮訪良用撫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  
手流涕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  
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旣難相違深用悽愴椿  
亦歔歔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  
衛送群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  
歎

隋李穆開皇初拜太師乃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  
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之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  
嘗人至若呂尚以期願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

命世不拘嘗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旣耆舊筋  
力難煩今勅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議別  
遣使臣就第詢訪

唐蕭瑀爲尚書右僕射武德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  
上表遜位優詔不許

長孫無忌爲尚書右僕射貞觀二年上表遜位詔曰  
昔東漢功臣莫任機揆西京戚里或存退讓故能嘗  
守富貴不懼危殆尚書右僕射齊國公無忌神識清  
舉風采凝映聖戚之望朝野所推比軒禁不虞釁生  
慮表倉卒之間厥功以茂自居樞要嚴實俄遠然以

椒掖之親處機權之重深知止足有戒滿盈收衽之情言辭懇切宜遂其心以勵貪競可解尚書右僕射仍進散位開府儀同三司後為太子太師貞觀二十一年夏四月與太子太傅房玄齡太子太保蕭瑀並遜師傅之位優詔不許二十三年五月高宗即位進拜太尉知尚書門下事如故無忌因辭知尚書省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一月以晉州地震無忌與司空荆王元景尚書左僕射李勣咸請遜位詔不許永徽三年以早上疏辭職高宗頻降手詔敦喻不允

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貞觀三年以疾遜位許之李靖為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臣聞宰臣程材樗散無棟梁之用陶冶成器滿盈有傾覆之憂是以量力著於魯史招損陳於夏載臣固庸流無階貴仕短翮慕侶顧榆枋而自得駘足追群瞻燕越而絕思幸屬光華啓旦管庫無遺錄其丹赤棄其瑕滓假官商於庸音披丹漆於朽質雖復南臨徼外北踐沙場敵必倒戈人懷尚義以此為效實貪天功而上賞亟行鴻恩罔已錫爵胙土連衡寇鄧腰金鳴玉方軌崔盧木石有心豈不增愧自濫端副待罪文昌覲顏

疚心屢移星瓘畫一之譽無紀明時維鵜之譏日聞  
朝聽遂使化洽陰陽或虧於玉燭德動辰緯時爽於  
珠聯求其所繇並臣之咎加以年事西夕疴疾日侵  
腰脚疼痺筋力衰竭雖欲勉勵非復全人臣猶知之  
况於他人臣之所祈本陳情實非敢追蹤踈傳繼跡  
留侯妄自矯飾求茲虛譽若使尸素重任無損國猷  
亦當僂俛匪服甘受身累撫事論心無一而可乞解  
所職養病私門伏願暫屏冕旒曲鑒丹懇輟天威於  
雨露迴陽光於葵藿則藝章載穆品物咸亨臣未申  
授報方違軒陛伏紙慙戀預懷罔極

魏徵爲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職請爲散官陪  
奉左右拾遺補闕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  
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  
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噐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  
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得便爾耶徵  
乃止六月徵又面請遜位言發至誠太宗雖違之遂  
下手詔曰留侯名相濟北之志已高踈傳人師東都  
之迹彌芳後進仰其遺烈前策以爲美譚諒可以砥  
節勵行化俗弘風者也左光祿大夫侍中鄭國公魏  
徵噐量沉敏軌儀詳正文思優贍學業該通自叅贊



機衡綢繆帷幄知無不為心力備盡格言弗隱正義  
 日聞一德載宣四聰斯達實賴嘉猷用康治道而深  
 執謙損志懷冲退詞誠懇切良用憮然杼軸于懷屢  
 移氣序而固陳丹款義在難違今便申其雅志以成  
 厥美可特進封如故仍知門下事朝章國典泰議得  
 失自徒流以下罪詳事奏聞其祿賜及國官防閣等  
 並同職事

房玄齡貞觀十六年自中書令拜司空玄齡頻表固  
 讓太宗遣使謂玄齡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秩自懼  
 盈滿知進能退善身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

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然無良相如  
 失兩手公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怠當更奏聞  
 高士廉為尚書右僕射貞觀十七年上疏請求致仕  
 再三懇切優詔許解右僕射餘官如故依舊平章政  
 事

李勣為左僕射與元景等咸以晉州地震請遜位詔  
 並不許後又抗表求解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  
 依舊知政事

于志寧永徽元年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嘗與  
 右僕射張行成中書高季輔俱蒙賜地志寧奏曰臣



代居關右周魏以來基跡不墮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之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

崔敦禮為中書令簡較太子詹事敦禮自以久患不堪趨事兩宮乞解所職制除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劉祥道龍朔中為右相在位深懷憂懼數自陳老疾請退就間職尋轉司禮大嘗伯罷知政事

陸敦信為左僕射兼校尉右相乾封元年以老疾辭職拜大司成兼左僕射停簡較右相

劉仁軌為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永隆二年上表固辭端揆之職詔聽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

姜恪為左相咸亨元年秋京輦洎關河數州炎旱八月恪率文官三品已上詣闕抗表自陳尸素請避位以厭灾咎優制不許閏九月以久旱恪已下抗疏辭職並不許

王方慶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初以老疾乞從間逸乃授麟臺監脩國史

朱敬則長安中為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以老

請罷知政事許之仍令以本官依舊兼脩國史

唐休璟中宗神龍元年爲尚書右僕射休璟以頃者  
雨水爲害咎在至司上表曰臣聞天運其工用人代  
之而理禮行其化爲政資之以和所謂佐弼萬機主  
贊百揆共康庶績弘闡大猷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  
其和則災沴斯作故舉才而授帝唯其難論道於邦  
官不必備苟非其任自古缺之臣樗櫟散材桑榆暮  
齒識非經遠器不濟時徒以宿忝周行歷登朝廡再  
睹興運累辱寵章執典禁戎不雪四郊之耻忝尸端  
右更居八座之榮任重材輕恩深効淺空曠職事儻

俛歲時莫能師長具寮損益大政况疲弊已至年髮  
浸衰心欲自彊力終不及無德而祿必爲小人之患  
非材妄居果致大臣之咎頃自中夏及乎首秋有國  
水災屢爲人害瀕陽與壤流溺邑居淇上名區漂壞  
閭井又雒水汎溢決潰隄防驚惶居人輒動皇念將  
政教之吏罔副天心實燮理之才未知王度夫水陰  
氣也右實王之臣忝職右樞致此陰沴是不能調理  
其氣而曠其官雖運屬堯年則無理水之用位侔殷  
相且闕濟川之功猶負明時坐逃皇譴皇恩不棄其  
謂天何昔漢官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况竊在聖朝

臣豈敢覲顏居位乞解所居待罪私庭異移陰咎之  
徵復免夜行之責手制荅曰陰陽乖爽事屬在予待  
罪私門不依來表休璟又表請解職優制不許

魏元忠神龍中爲右僕射中書令節愍太子之舉兵  
魏元忠子昇爲太子裔令從已遂爲亂兵所殺元忠  
以昇遇害之日逆順不分懼不自安上表自陳曰臣  
本書生藝業無取徒以服膺儒教頗踐禮經忠義所  
獎思固名節每見危臨難輒卽忘死昔事大帝以謹  
密見稱名位雖微預叅顧問中事則天皇后緣委質  
先朝以屢屢之末特存恩聘往事陛下又預宮寮攀

附之情無忘造次遇讒邪興謗欺調天聰暫生投杼  
之疑遠放不毛之地屬龍興啓運寶命惟新以臣再  
沐先慈遽令追入一承恩幸百日屢遷無翼而飛坐  
昇霄漢濫承茅土之賜猥登衡石之司而名忝大臣  
不能緝諸中外致使禍生輦轂釁起儲闈空懷報國  
之誠而無死節之効又誠慙知子禮失義方男昇踐  
蹈克邪莫分逆順因招流議歸責於臣賴陛下保明  
獲存今日若非天地覆育臣已久從灰粉所以偷生  
僂俛感德躊躇犬馬戀恩未遑辭退頃因自思念舉  
措無顏豈可更踐樞機苟貪祿位請解尚書右僕射

中書令知兵部事及監脩國史并除齊國公封爵如  
蒙聖恩憫察矜茲微歎乞一散秩罷還私第得叅朔  
望之謁時拜闕庭卽進退有歸生死知足手制聽解  
尚書右僕射以特進齊國公致仕于家仍朝朔望  
楊國忠爲右相天寶十二載自魏國公改封衛國公  
辭其大名也

苗晉卿肅宗初爲左相後以賊漸除屢乞骸骨優詔  
許之遂罷爲太子太傅明年帝思舊臣復拜侍中寶  
應元年九月上表遜位不許

王縉廣德初同平章事二年遷侍中持節都統河南  
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進封太原郡公縉上  
表讓曰臣性實至愚才非出衆幸以逢時之命久爲  
尸祿之人頃自艱難累職中外取之於武無逐寇之  
勲用之於文乏經邦之略不能陳力而猶冒進豈謂  
天眷擢居台衡時已涉於炎涼政無裨於塵露上慙  
報國內愧妨賢身無所容况加重寄旣統師律又鎮  
方隅翔飛徒及於矣天蹇足不可以逐日致寇非遠  
害盈必徵竊念才微位高福過衰至憂懼所切晷刻  
爲年特乞聖慈察臣不逮退侍中及郡公等還臣舊  
官本封使赴前途或異成事不然坐致顛沛取笑遠

邇手詔荅曰卿道高王佐才茂國禎叙百揆於中台  
調四時於元氣乃眷東夏至於海隅爰咨相府之謀  
出摠兵車之會受被師律主其載書禮有優崇昭茲  
寵命黃樞受秩玄社加封咸重分麾俾光推轂用申  
彝典何至勞謙卽斷來表縉又上表曰君之使臣就  
死不避况增榮命翻敢固辭鄙辟之誠已罄陳露幸  
遇天高聽卑之日懼無下情上達之感且臣名在宰  
輔肅獎聖恩行臨四方孰不悅服坐鎮萬里自然晏  
清豈必重以大官假之多邑無益時事實在寵光於  
臣先爲之極於禮賞爲不中伏乞容臣輸力候有成

功從此懋官實爲未晚使臣卽日奉詔陷於飾讓矯  
詞褊心成病恐無能爲也特望鴻慈必允所願手詔  
荅曰常伯之任元戎之權自非大臣孰允僉望齊梁  
郡國淮楚方隅必資相府之賢式統軍司之務爰從  
益邑懋厥官嘗朝典已行何至固讓卽斷來表縉又  
上表曰恩詔三降令出惟行愚臣萬死志不可奪竊  
恐器小愛多旣盈招損憂敗公事敢愛微驅將命前  
行湯火寧顧無功增秩荷伏是思履薄臨深心魂積  
悸伏惟陛下至明至聖洞鑒幽微以欲從人以慈育  
物自念沛然受恩天下咸服則能者必勸僭人知取

豈非陛下達臣子之道張國家之綱臣恨不開腹布  
 心用表誠實謹冒死以聞手詔荅曰以卿叶宣廟謀  
 綱統戎律軍國大務咸以咨之禮命優崇古今通制  
 爰進珥貂之秩用加書社之封累表陳情固辭寵數  
 言多激切志益堅貞雖尚德任賢務於褒進而勞謙  
 退讓宜有允從暫紓所懷俯順誠情所讓侍中郡公  
 者宜依

郭子儀代宗時加守太尉累表陳讓又手詔荅曰卿  
 秉德資忠懿文經武內凝庶績外定群兇為社稷之  
 元勳實台陛之良輔爰昇大尉以冠具寮六府益明  
 九鼎增重而懇守冲讓至于再三確乎丹誠貫彼白  
 日范宣辭位馮異不言雖成功而勿居固時望而無  
 易用旌懇至俯遂乃懷所讓者依

杜鴻漸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兼東都留守充河南淮  
 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大曆四年以疾抗疏請遜位不  
 從又上言曰臣內顧微躬自量拙分無片善可取無  
 一事可稱皆緣際會叅務軍國尸榮竊位公責所歸  
 且智小謀大鮮不敗事福過禍生嘗然之理一自嬰  
 瘵旬朔未瘳大減服食晦明異候竊料氣力衰憊恐  
 先朝露乞遂退聞庶安形神且臣素以疵賤敢期貴

遠嘗慮薄質不勝重任今祿位俱極過逾涯量致此  
沉痾得非害盈思自損抑與通神理又不親政事卧  
受寵榮廢公曠時益增慙懼所以塵黷旒宸至於再  
三情迫於茲敢有所隱愚朴之性陛下素知漸加危  
頓豈容矯飾伏望罷其所授貸以殘生昔漢魏近臣  
有暮年多疾則賜告就第或再起復位若大限未書  
羸疴漸平聖慈不棄馳策非晚重得珥貂彤庭鏘玉  
紫墀則竭力之日長乞恩之時少也如或殆至深慮  
何必斃榮儻生遂其志沒無所限矣實冀皇天聽用  
於上訴大陽迴舍於至誠俯納誠祈退令攝衛衰年

餘齒殊私曲全受賜則多生涯之幸手詔荅曰卿公  
輔朕躬協全大化頃緣軍國務摠陽和致乖涉於旬  
時藥弗瞑眩屢薦章表固求歸閒謙冲再三辭志懇  
苦冀遂全攝重違厥誠康復之日且有後命

楊綰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二年以疾抗疏請  
遜位三表不許

蕭復興元元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三上表請罷免  
許之

劉滋貞元二年爲左散騎嘗侍平章事在位廉謹畏  
慎多所退讓歲餘罷平章守本官



馬燧貞元三年爲河東節度使冊拜司徒侍中燧累乞骸骨陳讓侍中不許十一年又以疾請罷侍中數表詞甚切至帝不允

趙退翁貞元十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以目疾三辭相位不許至十一年四月退翁又以時旱表乞退帝不許

盧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九月於政事堂中風疾人扶乘馬以歸十月乙丑邁以疾讓官不許癸酉又上表請罷不許丙子令宰相往邁宅問疾戊寅邁又上表讓官不許十二月甲申邁又上表請

罷官詔報曰卿職重台衡道存忠諒自嬰所疾每著於懷日異有瘳宜善將攝遽茲陳請殊曰不然未遂乃誠當悉朕意十三年二月辛巳邁又上表請罷官不許九月邁又上表懇辭官詔報曰卿操履貞方器識淹茂自居台輔益見忠清方藉謀猷遽嬰疾痛歲月久淹章表屢聞陳請再三撝謙備著且養賢之禮宜遂優閒而告免之誠斯爲懇至俯從來奏良用撫然

賈耽貞元末平章事上表以疾辭官不許

杜祐元和中爲平章事充度支鹽鐵等使上表讓錢

退讓二

穀之任朝廷既允其讓乃册司徒平章事封岐國公  
歲餘請致仕詔不許但減其朝謁

李吉甫元和九年為平章事表再上讓官不許

武元衡元和九年與李絳同平章事憲宗對宰臣於

延英殿元衡絳皆稽首陳讓者再三帝優喻之

蕭俛長慶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抗疏辭相位優詔

不許數日繼陳三表

牛僧儒寶曆初居相位三年嘗以寵過為懼自前年

二月抗疏乞罷敬宗以先朝舊相園寢未終不許穆

宗祔廟畢又如前拜章帝復以郊禮在近職當輔導

不許至是又固陳乞帝乃嘉其退讓特進建武昌軍

額而命之太和六年又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三上疏

求免遂出為淮南節度使

裴度寶曆初入為司空平章事兼判度支滄景既平

因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歸於有司詔從之加開

府儀同三司仍賜實封三百戶俄以危疾固辭機密

恩禮愈厚加司徒平章軍國重事許其三五日一入

度上表辭册禮曰臣蒙恩授前件官准制取今月二

十八日册命者伏以公台册禮典册盛儀庸臣當之

實為忝越况累承寵命亦謂便蕃前後三度既行此



禮非稱臣猶忝忝樞近竊懼無以弭諧重此勞煩有  
覲面目伏乞天恩且課臣官効臣事實若冊命之權  
特賜停罷則素餐高位空媿耻於中心弁冕輅車免  
譏笑於衆口不勝慙惶懇迫之至詔曰裴度上獻表  
章固辭冊禮冲謙之志發自懇誠嘉歎良深用依來  
請其冊禮宜權停改以司徒兼侍中出鎮襄州在鎮  
數年齒及懸車累上表求致仕詔皆不允陳請益懇  
遂除東都留守司徒侍中如故

路隨太和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殿隨奏事退至龍  
墀身什于地帝令中人慰問翼日遂以疏陳乞識者  
嘉歎

竇易直爲吏部侍郎平章事判度支未幾轉門下侍  
郎讓度支置其俸三月詔停判度支

陳夷行開成中平章事辭以足疾讓官帝使中人宣  
召夷行三上疏優詔不許

鄭覃開成中與李珣同平章事覃珣俱上表讓官優  
詔不許

李德裕自司徒加太尉衛國公抗表辭曰太尉自國  
初已來唯有七人其中有三人是不已而授臣心恐  
禍至乞守舊秩武宗曰朕不同文宗與卿心地殊不

相見此官卿不合得必不與卿斷自朕心更不要讓  
德裕受之益懼時賢美之

鄭延昌景福中平章事以病求罷除尚書左僕射  
梁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僕射兼租庸使  
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未帝愛其才徵拜司空  
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中書令同光二年二月上表  
陳情曰臣聞底力辭封者貞臣之至節慢官速戾者  
有國之嘗刑其或任重材輕智小謀大縱君恩念舊  
貽覆餗之譏儻官業無章何顯陟明之道臣本韓牙

小較樗朽凡姿在公雖歷於年深臨事莫聞於日益  
頃者皇帝陛下雄圖方運陽德初潛爰將整於規繩  
乃俾司於機務此際臣亦內循短淺累具退陳而陛  
下天睠不迴國權堅付在一時而難違重命許五年  
而別選通人邇來雖昧經綸強施勤拙至於戡夷巨  
孽纘紹鴻基雪三百年社稷深究立十九華宗祊大  
事皆謀從聖慮斷在宸衷兼列較之同心非微臣之  
獨計况今名昇台輔任處樞衡珥貂冕於朝端統龍  
旌於闈外恩榮有進功德無稱終憂卽鹿之嫌寧抑  
懸貮之刺今則陛下功全報本禮極配天衣冠盡列

於明廷名器宜推於碩德况臣才謨素寡齒髮漸衰以有限之精神當無窮之事務必須下傾肝血上告天聰冀勞逸之稍均庶初終之可保伏望陛下念臣不迨察臣繇秉其樞密使比列親班實爲要執卽復本朝規制宜選內官掌臨一則使權職有分一則免心力俱耗輒茲傾瀝非敢闇欺干犯冕旒伏增隕越詔報曰卿名高釣渭才大築巖夙符封壯於周王早契夢魂於殷主顧君臣之際會實社稷之威靈所以切贊冲人纘承丕祚頃歲以梁城構逆唐室罹災群兇競起於萑蒲九廟皆生於禾黍忍耻而徒思嘗膽

平居而未見沃心爾能竭迺沉謀資予大計遂訓齊虎旅平殄梟巢文軌混同梯航盡入延景運於綴旒之後建殊庸於誓帶之前今况纔告類於郊壇方卜年於維宅始欲與卿平章理道講貫化源長遵馭朽之規每聽從繩之諫雖遷廊廟尚委樞機縱領藩垣不離都輦而又別頒金篆求佐瑤圖今則忽睹表章遽辭繁摠進退徒聞於知足始終寧稱於注懷是宜勵力扶持勉思翼戴旣叶雲從之義更申日益之功將致君而須歷重權方爲主而難持謙柄覽卿陳乞俾我焦勞宜體朕懷卽斷來表崇韜又表曰臣以機

務寔繁智力俱困輒有聞天之請願辭密地之權豈  
謂聖旨俄宣皇情未允捧對而水湯滿腹揣脩而芒  
刺盈軀臣以委質無材受恩踰等強展神扶之力每  
懷曠敗之憂自陛下委寄重難纏綿歲序臨事而退  
思補過竭力而知無不爲當陛下汾河料敵之時對  
寨交鋒之日臣若顧將丹素堅有讓陳不唯招避事  
之機抑亦顯不忠之罪况今元兇已殄丕構彌隆圓  
丘陳報本之儀寰海被無私之化英髦星萃拔邁雲  
臻緬惟不迫之才豈掩旁求之命矧乃一身多疾三  
處持權捫心益懼於滿盈持德每虞於忝據伏望陛

下特迴睿炤廼悉煩襟終乞輟此要樞歸於內列一  
則表大國有進賢之道二則免微臣獨竊位之名干  
冒宸嚴無任迫切詔荅曰卿忠孝有稱古今無比竭  
智術而扶持景運蹈讓謙和而統冠群英鬱有勲庸  
刊於簡冊昨以剪平元惡開拓丕基權謀雖出於朕  
懷叶贊全資於爾力是乃委司鈞軸任摠兵符樞機  
兼掌於金藏盟約備頒於鐵券實諧倚注雅稱褒隆  
豈其忽覽封章堅辭密務在卿幽明監德內外推仁  
可保於千載一時何軫於前思後慮况朕綏寧寰海  
纔欲半年告類圓丘未踰一月耆德便歸退靜群情

莫測其緣方賴嘉謀永俾闕政卿宜勉持幹恪永倦  
繁難更圖遠大之功共保初終之道其年八月崇韜  
又上表曰臣伏念朝廷起軍之際陛下決於宸斷撫  
臣背曰此去必溫寇讎可期清泰事了之後與卿一  
鎮臣仰奉成筭固絕他疑果賴神謀尋平僞孽今乾  
坤交泰弓矢載橐微章以正于母儀嘉禮獲申於元  
子須傾血懇仰瀆宸嚴但以密近之權合歸重望鈞  
衡之柄宜屬通材至於所領節旄雖是陛下所許伏  
緣鎮州在北狂虜未除慮有奔衝須爲控扼亦希付  
於上將所貴殿彼一隅伏望陛下道極昭臨仁深覆  
載念臣久司繁重憫臣方在衰羸退放居間俾從遵  
養臣無任祈天瀝懇之至帝召崇韜面喻之曰吾在  
朝城許卿重鎮不許退閒卿與國同休去將安往促  
復乃位餘勿復言

鄭珽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成三年二月戊戌開社  
宴於玉華殿珽稱疾不朝翼日表請老丁酉百官朝  
於玄德殿珽奏曰臣受國恩深首居宰輔所恨年齒  
衰耄又復耳聾望容臣休職帝曰朕自臨御數年康  
寧賴輔佐更勉三五年相伴  
安重誨爲樞密使中書令長興元年九月重誨進表

乞解機務帝謂曰朕與卿無間兗輩厚誣尋已誅戮卿此後更勿在懷翼日宰臣入對馮道等奏曰臣竊聞安重誨乞辭機務此事不可輕議乞陛下特持宸襟以安中外帝曰朕已面諭之無所改易至是重誨復面奏云臣以孤賤事陛下今日位重人臣忽被無名誣構若非聖鑒至明察臣忠懇則已膏於斧鉞矣以臣才輕位重終恐難鎮流言乞與臣一鎮暫解機務以息浮謗聖旨不悅重誨奏不已帝怒謂之曰放卿出朕自有人使范延光奏曰自中興已來重誨參掌機務况無過失頗濟國家如重誨辭退無可爲代

帝曰卿豈不得延光奏曰重誨事陛下三十年爲陛下無不陳力臣伏事日近幸逢興運叨竊寵靈比德較功不可與重誨同年而語臣固才力不迨也帝遣促爲之因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宣問宰臣商量重誨事執政疑其對唯馮道揚言曰諸人苟惜安令紆其禍難則解樞務爲便也趙鳳諍曰大臣不宜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在宸旨然重臣不可輕易移改繇是兼命延光爲樞密使重誨如故

馮贇應順元年正月爲中書令贇表讓又面奏曰臣



出自寒微比無勞效徒因際會遂竊寵靈今諸藩帥臣中書元輔鮮有中令之拜者臣等一旦並居此位天下觀聽者安肯無言臣竭血誠期不奉詔上以其衷切改授兼侍中進封邠國公

李愚清泰中平章事以嬰疾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免尋卒於位

盧文紀清泰中平章事三表乞骸不允疾損中興殿見末帝存問文紀曰臣器能淺薄復衰年多疾精神咸耗自惟無以報效鴻私致國家通泰所以迴避重權冀養餘年是以繼有章疏啓陳聖眷未容瀝懇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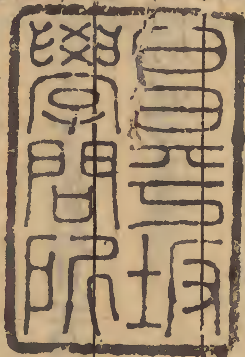
安偃蹇求便必望聖慈放臣醫藥幸也

漢李崧晉天福初平章事表讓樞密使不允

周馮道初仕晉平章事少帝遣中使就中書賜道生辰噐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堅讓不授

李穀廣順初平章事以步履所傷未損拜章辭位不允表再上不省遣內班宋延恩宣曰昨迴批荅已丁寧宣諭卿所掌至重代難其人苟濟事權何勞勤見朕於便殿待卿可暫入來與卿款叙穀見于金祥殿披瀝極言太祖再三撫慰不得已而視事初詔穀綜

三司事未能筆署乃刻名用之穀表辭以名印不可  
 經久太祖意不移俾復用之顯德中為司空平章事  
 以風痺請告十旬不損上表求解所任詔不允自是  
 凡三表



册府元龜

